

沉寂中的呐喊——“伪满”时期滞留在东北的女作家研究

钱宇¹ 姜宛宜²

(1. 长春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 2. 长春财经学院)

摘要: 九一八事变给中国东北地区带来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在被异族统治的痛苦压抑中,东北沦陷区的滞留女作家将反抗的怒火和生活的压抑埋藏在文学创作里,呈现出浓郁的时代色彩。翻开一个个篇章,仿佛再次回到了那个充斥着阴霾的时期,当时滞留在东北的女作家背负着来自民族、阶层及性别的重重压迫,在反复的自我认知与自我拯救中,她们在沉寂的生命荒原谱写下了一声声的呐喊。

关键词: 东北沦陷区; 东北女作家; 创作倾向; 身份建构

历史上的东北沦陷时期,一大青年作家将国破家亡的苦楚和心中饱含的民族情融入到了文学创作中,富有浓郁的时代气息。与男性相比,当时女性所处的局面更加艰难,日伪当局对女性的桎梏使得她们的发声方式及内容都尤为独特。女作家笔下的生活琐事处处彰显着其对自我人格的不断完善,是对当时生活的无奈与呐喊,亦是对当时国家悲惨命运的哀嚎。带着性别重新审视这些文学作品,能够体会到更加丰赡的意蕴。

一、研究背景

1931年9月18日,日军入侵我国东北地区的沈阳北大营,并接连侵占东北三省,于我国东北地区建立了伪满洲国。此后的14年里,东北人民都生活在日以继夜的痛苦与煎熬之中。在长期的奴役与殖民统治下,数千万的同胞成为了亡国奴,原本丰饶的土地充斥着恐惧与绝望。故土沦丧、国破家亡,当时的时代是何等的压抑,滞留在东北地区的作家们仿佛成为了一个个戴着镣铐的歌唱家,抒写出一声声的“哀嚎”^[1]。在当时的文学创作中,乃至于当今时期的文学界来说,均是震人心魄的一笔。

在中国文学史的编撰中,作家在文学作品中所表达出的意识形态及其历史立场,均是评判其文学地位的关键因素。东北文学是在东北沦陷时期逐渐崛起的,因而自来都有着很高的文学地位。研究现代文学史时,必然少不了对东北文学的评价与品鉴。然而,目前文学史上有关伪满时期东北地区的文学创作研究,普遍侧重于东北流亡作家身上,对于滞留在东北当地作家的研究却微乎其微。一方面来看,这种研究倾向充分彰显了当时文学作家们最主要的写作目的,富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其侧重于对日本侵占时期抗日图存紧迫性的展现与剖析,这一关系到民族存亡的话题成为了作家们的主要创作主题。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片面地侧重于对东北流亡作家文学创作的研究,无疑使得东北文学写作意义变得残缺不齐。过于强调文学作品中涵盖的意识形态话语,反而使得其丰赡的文化意蕴被一再隐埋。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东北边缘地带滞留作家的关注过于稀薄,尤其对于当时沦陷区女作家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现阶段,学术界、史学界对伪满时期东北女作家的研究多集中于萧红、白朗等人身上,对于其他滞留文学作家的关注微乎其微。研究者对于但娣、蓝苓、左蒂等人的研究仅停留在简单的史料收集、整理方面,且研究视角多偏向于对其文学作品中意识形态的剖析,倾向于对正误的价值判断,忽视了这些滞留女作家的写作意义^[2]。由这一层面来看,可以明确的说有关东北文学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它对于现代文学的特殊意义并未被完全挖掘,仍然存在很大的研究遗漏。

基于此,需要重新审视伪满时期的东北文学创作,以更加全面、

客观的眼光去看待作家们笔下的山河。对于以往研究中被遗漏的东北地区滞留女作家的作品,更应当展开更加深入的剖析。摆脱意识形态视角的束缚,以一种全新的观点去观察当时的写作历史背景,透过男性话语的缝隙去审视女性文化症候群,我们能够从平淡的话语中体会到更加浓烈的情感,感受到隐藏在生活琐事中的丰赡意蕴。

二、“伪满”时期滞留女作家在沉寂中的呐喊

(一) 女性的人格独立

作家朱媵在诗中将自己比作大地涯俟的河、榛莽丛中的草,一句“没有谁知道也不必谁知道”贴切地描绘出了当时女性的社会地位。在日军侵占东北地区之后,14年的沦陷岁月里东北同胞们承受着无法言喻的痛苦与煎熬。对于女性来说,她们所面临着的是与男性等同的阶层压迫与践踏,而封建社会思想的长期盛行带给女性的还有父权、男性的暴虐与轻视。她们不断跌向沉寂的生命荒原,身受来自阶层、民族及性别的重重打击。当生活成为困难时,为人妻、为人母便更是成为奢望。翻开女作家们的文学创作,她们以敏锐的性别意识书写下了自己对人格独立的向往与坚持。

一些女性主义者指出,在文学写作中男性与女性似乎是无法分离,如若谈论女性时缺少了对男性的描绘,就仿佛只用一只手鼓掌一般。与其说过去的女性写作一直将两性关系视作是一种永恒的话题,不如说对于当时的中国女性而言,婚姻似乎成了唯一的人生出路。这种书写方式更是对我国传统封建思想弊病的深刻揭示,在传统文化语境中存在了许多年。在“五四运动”之后,一些现代女性作家依然在作品中将自由婚姻视作是最高的人生追求^[3]。

然而,伪满时期东北地区的滞留女作家却秉持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她们将婚姻视作是一种短暂的幻想,以一种负面的批判态度来审视婚姻,不再将其视为情感的唯一归宿。作家们鲜少在自己的作品中对男性形象进行深度刻画,而是将他们作为一种漂浮的形象代指,他们不具备鲜明、具体的性格,从始至终都以一种相对模糊的轮廓来呈现。以作家的角度来品读这些作品,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当时作家笔下的男性便是对自己“漂浮”命运的指代。

(二) 对婚姻的重新审视

2.1 对男性形象的批判与质疑

从作家蓝苓的小说《夜航》中,我们能够再次深刻感受到沦陷时期东北女性婚姻价值观念的变化。由古至今,婚姻对于女性来说都是崇高且神圣的。她们怀着满腔情愫去奔赴自己的另一半,去追求心中的希冀,然而却被现实无情地践踏。当时的女性崇尚婚姻而又畏惧婚姻,这种复杂的情感正是在现实的蹂躏中延伸而来的,女性的内心早已变得千疮百孔。

蓝苓笔下的女主人公“筠”勇敢地追求着自己的爱情，不愿为安逸的生活而低头，在父母的百般劝阻下依然与心爱之人双双出走，来到陌生的城市去实现自己的幸福与追求。他们本是两情相悦的，在艰难的岁月中也曾携手走过了一程。但爱情抵不过生活的重压，重重压力接踵而至，男主人公“骥”选择了逃避与脱离。他留给女主人公一封信，告诉她分开以后，她可以用自己的青春和美丽去换取舒适富裕的生活。丈夫的自私与怯懦被书写的淋漓尽致，而他却依然无耻地认为自己做出了伟大的牺牲。婚姻对于当时的女性来说，便是如此的珍贵却又不堪一击。

信中字里行间无疑不是浓烈的暗示，即使是面对曾经相依爱爱的妻子，男主人公骥依然视她为男性的玩物，认为妻子足以将美丽当做谋生的工具。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了当时女性似乎被视作是男性的所有物，并被一步步逼向出卖肉体。反封建、追求自由，人们却并未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根深蒂固的性别观念依然存在，性别奴役的压迫不断加剧。

从蓝苓的写作中，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当时女性的处境是何等的艰难，她深刻地揭示了女性的生存本质，抚摸着女性的情感创伤，并对自古以来树立的男性形象提出了质疑。在俯视男性、反观男性的过程中，爱与婚姻不再是女性的唯一救赎，在这个充斥着阴霾的年代，即使命运再过凶残女性亦能够走出消沉，面对着男性的怯懦与退缩，女性亦可以执著地走完自己的路，书写出属于自己的生命光彩^[4]。正向蓝苓诗中所写的那般，被生活摒弃的人们要在艰辛的黑夜中划着船桨勇敢前行，去追求黑夜尽头的白昼。

2.2 对女性婚姻疮疤的深刻揭示

在当时来看，日军侵占带着女性的苦楚与打击并不比男性少半分，甚至于在女性面临着更加艰难的生活处境时，男性却频频地选择“临阵脱逃”，这是女性心中难以言说的隐痛，是她们所不想提及到的。而作家左蒂在《没有光的星》中再次提到了这个问题，将女性的心灵疮疤显现出来。在这篇小说中，主人公“罗荔”与蓝苓笔下的“筠”有着相似的命运，对待爱情她们有着同样的赤忱与勇敢，但却受到了命运的无情讽刺。

由文章表象分析，丈夫之所以会选择离开，是因为受他人挑拨认为妻子不洁，但若仔细品读，便会发现丈夫是将生活的重压迁怒到妻子身上，将这些压力统统抛向妻子，以此来获得解脱。家国沦丧、沦为异族的同时，男性再次向女性施压，这种由性别带来的磨难伴随着女性的一生。作家笔下的男性形象成为女性的重生炼狱，更多的是以一种参照符号的身份来呈现的，在对女性婚姻疮疤的深刻揭示下，女性的形象更加丰富饱满。

2.3 对丧夫之痛的绝望展示

对于当时的女性来说，爱情似乎成为一种奢望。作家笔下的爱情是悲观的，两情相悦的美好也总是遭受现实的无情打击，字里行间无疑不透露着苍凉。如果说当时的文学创作中还有对女性生存图景的另外一种描述，那便是浓郁的丧夫之痛。但蒂、蓝苓、朱媵等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均提到了这一话题，有人将这种写作话题总结为“丧夫情结”，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下，这种痛处带给女性的是何等的绝望。当两情相悦的微曦暗淡，女性又一次跌入了无尽的黑夜中。

（三）生育、为人母的创伤

在当时的社会中，女作家笔下的生活图景几乎是完全黑暗的。即使是在国破家亡、异族统治的悲惨命运下，社会仍然以男性为中心，不断将女性的生存状态推向畸形。女作家在作品中不断地揭示

着女性的生存真相，一遍遍地撕裂又一遍遍地抚摸着自已的创伤。生育、为人母给女性的内心深处留下了再次的创伤。

自古以来，生育被誉为是女性的荣誉，是女性的最高追求，当时的人们认为未能完成生育使命的女性是不完整的。然而在伪满时期，东北地区的滞留女作家却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与质疑。《女难》、《王阿嫂之死》等作品中对于生育场景的描述十分凄惨，血泊中挣扎着与新生儿相继离世的母亲、得知丈夫死讯后抖擞着生下的婴儿，种种描绘更像是女性的一场炼狱与浩劫^[5]。抛开“传宗接代”这一世俗观念的束缚，当时的生育谈不上是两情相悦爱的结晶，女性从中感受到更多的是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来自性别的压迫伴随着女性的一生。

在凄惨的岁月里，母亲是一个伟大而又艰辛的角色，承受着难以想象的苦楚。纵使是逃脱了生育的鬼门关，让孩子健康、顺利地长大亦是一种奢望。在作家左蒂的小说《窄巷》中，当儿子患上猩红热后，母亲却因无钱医治而眼睁睁看着孩子死亡，而但娣《砍柴妇》中的孩子仅仅为了捡拾一个桔子充饥便跌落崖谷葬送了性命。作为母亲无法护自己的孩子周全，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甚至性命都如同稻草一般轻易便被葬送。这场时代的浩劫使当时的女性几近崩溃，在日本侵占东北的岁月中，滞留于当地的女作家无法直抒胸臆，而书中的种种描绘便是对当时她们几近窒息心态的深刻映照。

结束语

翻开一篇篇时代的篇章，从伪满时期滞留在东北地区女作家的作品中，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她们在当时时代下所承受着的绝望与痛苦。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女性文学作品中饱含着的闺阁气息，她们以血代墨，在沉寂的生命荒原中踏下了一个个清晰的舞步，这种无声的呐喊细腻而又绵长。

参考文献

- [1]刘洋. 伪满洲国时期的哈尔滨文坛研究[D]. 东北师范大学, 2020.
- [2]范娉婷. 伪满乡土文学研究[D].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
- [3]张淑娟. 伪满时期史学界对东北地区的理论关切[J]. 关东学刊, 2018(06): 5-15.
- [4]刘广利. 黑土地上的歌吟[D]. 吉林大学, 2021.
- [5]王越. 沦陷区女性形象的“他塑”与“自塑”——以东北沦陷时期女作家创作为中心[J]. 学术交流, 2019(08): 140-149.

课题：本文为“吉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 2022 年度立项课题《日本女性作家的伪满“返乡体验文学”研究》（课题编号：JJKH20221259SK）的阶段性成果

第一作者简介：钱宇，长春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1983 年 10 月出生，女，汉族，山西保德人，硕士研究生学历，职称：讲师，研究方向：日本文学

第二作者简介：姜宛宜，长春财经学院助教，1989 年 8 月出生，女，汉族，吉林长春人，硕士研究生学历，职称：助教，研究方向：日语教育